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告之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与同群

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櫻山文庫

告之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
曰鳥獸不可与同群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信下有之字
古学本労之下有也
三本止作上

論語義疏巻第七　子路

梁國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十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芳於文、故子路次顔淵也、

昺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之事、修身之要、大意与前篇相也、孝悌中行常徃、皆治国修身之要、且由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問為政之法也、子曰、先之勞之、答也、先之、謂先行徃信及於民也、労之、謂使労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徃澤然後乃可労役也、

孔安国曰、先道之以

德使民信然後労之、易曰、説以使民、民忘其労也、引易證止、先有徃澤可悦、後乃可労民也、請益、子路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

曰無倦、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労之二事、更无有懈倦、則自為足也、

孔安国曰、子路

大正
14.9.1
購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写印二本大作之是

古写本識作所識印本作所知
古写本各：作亦各各
印本見捨圖無於字
古本之字作之也
古写本写本並無昧字

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更無倦則可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仲弓將往費爲季氏来邑大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爲政之法也子曰先有司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爲政之法未可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

責以旧更

王弼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更也

赦小過過誤也又當赦民間小二過誤犯之罪者也舉賢才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薦之於君也曰孰知賢才而舉之孰安也仲弓又諮曰己識閭昧豈辨得賢才而舉之乎

可舉也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既曰孰知賢才故孔子又荅曰但随爾識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世爲民主豈若妨舉賢才則民心必從世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於弃捨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范寧曰仲弓未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孔安国曰洗

古写本写本共曰作云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諮孔子曰衛国之君欲待子共爲政化子若往與彼共爲政則先行何更爲風化也

三本共曰下無奢字
印本宰曰之間有通字

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也所以先須正名者爲時昏礼乱言語離雜各物失其本号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所以下奏云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之類也

馬融曰正百更之名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二之宰通曰魯君使人價馬其与之不平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價季孫悟告宰曰今日以来云

写本汝作女

古写本曰正下一有名字

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爲不是、故云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名、於爲政之急、賒遠、不近於急務、又云、奚其正、言何須正也、

包氏曰迂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急也

謂正名、与急相乖違者也、子路不曉正名之理也、便謂孔子責之云、野哉由也、所以前訝不達也、子路名也、与急孔子言遠於急務、故答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国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君子之人、若急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知正名之義、便謂爲迂遠何乎、

古写本無而字

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拠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古写本則下無當字

名不正則言不順

戒之既竟、更又爲説正名之義、言實二以應名、二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僻、不得順序也、

言不順則急不成

急、謂国家所行之急、若言不従順序、則政行鮮急不成也、

急不成則礼楽不興

奥猶行也、若国急多失、則礼楽之教不通行也、

礼楽不興則刑罰不中

礼以安上、治民、楽以移風、易俗、若其不行、則君上不安、悪風不移、故有淫刑濫罰、不中於道理也、

孔安国曰

写印二本共孔安國曰作包氏曰

三本共則下有有字

刑罰不中則民无所措手足

措、猶置立也、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所以跼天蹐地、不敢自安、
是无所自措立手足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既民无所措手足、由於名之不正、故君子爲政者、至正其名、必使順序而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言既順序、則爻斯以可行也、

王弼曰、所名之爻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爻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而不正也、○

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礼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樊遲請学稼、樊須字子遲、稼者、種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求学種五穀之術也、

子曰、吾不如老農、農者、濃也、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斯以使国家倉廩濃厚也、樊遲既請学稼於孔子、二、二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稼之所、汝若欲学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学之、故云、吾不如老農、請学爲圃、二者、種菜之爻也、既請農不許、孔子、求学種菜之術也、

子曰、吾不如老圃、又荅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猶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斂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者之人、聚物也、

樹菜蔬曰圃、蔬、菜也、種菜曰圃、二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菜実、則曰園、二之言、樊遲出、既請二者、不爲師所許、故出去、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罵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不請学仁義忠信之道、而学求利之

古印二本无作吾字通

印本園外作圃外

古写印二本須下有也字

古写印二本上下有若字

古写本有作盡

古印二本心下有而字

古印二本言下有君字

古写本無国字
三本共繼下有使字

印本隋作情古写本作悟

三本共得作德是也

術故云小人也上好礼則民莫敢不敬責之既竟此又說学之旨也言君上好礼則民下誰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礼主敬故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君上若義斷得宜則上下皆服義者宜也君上若好信則民下有敬理也李充曰用情猶尽忠也行礼不以求敬而民自敬好義不以服民而民自服施信不以結心民自尽信言民之従上猶影之随形也

孔安国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夫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以器曰襁言上若好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之民大小皆化故並器負其子而来至也李充云負子不名而自来

焉用稼焉猶何也行此三事而四方自皆則何用学稼乎李充曰学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蛮夷猶以布念曰誦亦曰誦亦曰読曰言人能誦詩之遍至也授之以政不達二猶暁也詩有六義国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与此誦詩之人不能暁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使於四方不能

子曰誦詩三百不用文質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挙全数也

授之以政不達二猶暁也詩有六義国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与此誦詩之人不能暁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使於四方不能

専対雖多亦奚以為多乎包氏曰専対謂臨事応対也雖多亦何以為多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従

孔安国曰正己以率人雖令不従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二国周公康叔之国土地相接民人風俗亦相類故曰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安国曰衛公子荊衛献公之子公孫無知也苟且也合猶足也完備也美多也荊雖富貴而節儉不以貴驕奢為美苟且言之而已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安国曰庶衆也適往也僕御車也加猶益也既衆矣又欲使何所益乎曰当富之既富矣又当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国曰期月一周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残去殺誠哉是言也

孔安国曰善人為国能変悪為善百年久於其道則可以勝残暴之人去殺戮之刑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国曰必世三十年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従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安国曰苟誠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対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与聞之

孔安国曰晏晩也政謂国家之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対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対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楽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安国曰幾近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来

孔安国曰政在使近者説遠者来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安国曰莒父魯邑也欲速則不暁事理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証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隠子為父隠直在其中矣

孔安国曰直躬者其人姓名也攘竊也因竊羊而証其父故孔子言吾党直者異於是父子相為隠

樊遅問仁子曰居処恭執事敬与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孔安国曰雖之夷狄猶不可棄去仁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称孝焉郷党称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従政者殪殪乎何足算也

孔安国曰硜硜小人貌殪殪猶小石之細碎也算数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孔安国曰中行謂能中於道行者与之与教也狂者進取於善狷者守節有所不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徳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安国曰南人南方之人巫医所以交神明者也恒徳之固也巫医賤役而不恒其徳或承之羞言不可以為卜筮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安国曰和而不同君子之交也同而不和小人之交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悪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悪之

孔安国曰善者好之己亦好之悪者悪之己亦悪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雖不以道説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説也説之雖不以道説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孔安国曰器之各因其才而用之求備責備於一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孔安国曰泰安舒也君子心体広大安舒而不驕矜小人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孔安国曰剛毅質直木訥質朴剛毅質直木訥質朴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孔安国曰切切偲偲相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安国曰即就也戎兵也

子曰以不教民戦是謂棄之

孔安国曰不教民戦則不習於軍旅是謂棄捐之

憲問恥

孔安国曰憲原思名也恥恥辱也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安国曰穀禄也君有道当以直道事君国無道当以直道事君但当孫順而已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孔安国曰克好勝人也伐自矜己也怨忿恚也欲貪欲也四者行之難制故曰可以為仁矣

子曰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矣

孔安国曰懐安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孔安国曰危高也邦有道則高言高行以礼義邦無道則行高以礼義言孫順以出之

子曰有徳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徳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安国曰有徳者必有善言以発之有言者不必有徳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必有勇義以為勇勇者不必有仁或暴虎馮河而已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徳哉若人

孔安国曰南宮适魯人羿有窮国君善射奡寒浞之子多力能陸地行舟盪舟覆之羿奡皆不得其死禹稷播種五穀躬自稼穡而有天下南宮适以羿奡比孔子孔子不答而出南宮适以孔子不答己故出而美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徳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安国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之矣小人而仁者未之有也

子曰愛之能勿労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安国曰愛而勿労忠而勿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孔安国曰為命作盟会之辞也裨諶郷人姓名也草創謂造謀討論謂尋繹飾謂加文潤色謂増美東里子産所居也

或問子産子曰恵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歯無怨言

孔安国曰子西楚大夫也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伯氏斉大夫駢邑三百家在近郊伯氏食邑三百家飯疏食糲米飯也没歯猶終身也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可也未若貧而楽富而好礼也

孔安国曰貧而無怨謂安貧守道富而無驕謂不恃富尚人可也言未若貧而楽道富而好礼者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楽富而好礼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与子曰賜也始可与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

孔安国曰詩衛風淇奥之篇言治骨角象牙玉石之喩以興人学問自脩飾也子貢引詩之意以問孔子孔子美子貢能悟故曰賜也始可与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安国曰君子病己無能不病人之不己知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覚者是賢乎

孔安国曰逆豫也億度也抑亦先覚者是賢乎言人不豫詐己不億度人而先覚人者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孔安国曰微生畝魯人也栖栖猶遑遑也疾固謂執一不通

驥不称其力称其徳也

孔安国曰驥馬名也千里馬也不称其力称其徳也

或曰以徳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徳以直報怨以徳報徳

孔安国曰或人問以徳報怨於己可以報之乎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曰何為其莫知子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安国曰下学人事而上達天命莫我知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孔安国曰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子路為季氏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言季孫信讒疑子路吾力猶能使寮受誅肆陳也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廃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安国曰言道之興廃皆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言不能為害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孔安国曰賢者見世闇乱則隠其身不為之次見其次也辟去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安国曰作起也謂興起隠者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焉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与

孔安国曰晨門掌晨開門者奚何也自孔氏焉言従孔氏来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与譏孔子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浅則揭

孔安国曰荷蕢荷草器而蕢者也有心哉言有心於為己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言人不己知亦当自止而已譏其不知己也深則厲浅則揭言済渡之法随水深浅以為軽重衣裳喩人当随世以行己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安国曰果猶決也末無也言決哉無難於己也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孔安国曰高宗殷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三年不言言不発令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総己以聴於冢宰三年

孔安国曰総猶領也君薨百官皆領己職以聴於冢宰三年

子曰上好礼則民易使也

孔安国曰易使不労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国曰病猶難也堯舜猶難之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孔安国曰原壤魯人孔子故人也夷俟蹲踞以待孔子也孫順弟敬述猶称也言幼不順長不敬老不死為世賊以杖叩其脛

闕党童子将命或問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与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安国曰闕党童子闕党之童子也将命伝賓主之言或問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与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印二本李充作袁氏
古写本對下有也字

專對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学詩无以言又曰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隣国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李充曰古人使賦詩而荅對雖多亦奚以爲奚何也誦詩至曉政而今不能奚後誦詠之多亦何所爲用哉故云亦奚以爲也

專猶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如真形而影自直范甯曰上能正己以率物則下不令而自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曲表而求直影二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僻而制下使正猶立邦表責直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与不得也

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周公之国衛是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是兄弟當周公初時則二国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也至周末二国風化俱悪亦如兄弟故衛璩曰言治乱畧同也

魯兄弟康叔睦於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邕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睦於周公親

子曰衛公子荊善居室衛公子荊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称公子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居室

王弼曰荊与蘧瑗史鰌並爲君子也蘧瑗字伯玉衛大夫史魚名鰌字子魚衛公子荊公子叔公子朝皆衛君子上国通衛說蘧瑗史鰌君子之道已在春秋襄公二十九年也

始有曰苟合矣此是善居室之変始有謂爲居初有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且也苟且

三本共曰作謂

印本已作也第九作第十九年下有傳字

三本共有作苟

古印二本後作後時下無多字

富本矣下有也字

寫本無也下矣字

三本共乎作矣

非本意也、于時人皆无而爲有、屋而爲盈、奢華過實、子荊初有財帛、不敢言已才力所招、但云是有且偶合而已、少有曰苟完矣、少多也、既少、謂更後多少、勝於始有、特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欲爲久富貴也、富有曰苟美矣、富有、謂家道遂大富時也、亦云苟且爲美、非是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

○子適衛冉子僕、適、往也、僕、御車也、孔子往衛冉有時爲孔子御車也、

孔安国曰庶、衆也、孔子欲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孔子欲人民之衆多也、

孔安国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加、益也、冉有言、其民既衆多、復何以滋之也、曰富之、孔子曰、至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冉有又問、既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

曰教之、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寧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苟、誠也、期月、謂年一周也、可者、未足之辭也、言若誠能用我、爲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亦小改也、三年有成、成、大成也、三年一閏、是天道一成、故爲政治若得三年、凡政亦成也、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善人、謂賢人也、爲者、治也、爲邦、謂爲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无復刑殺也、言賢人爲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辭无用、袁氏曰、善人、謂体善作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任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

王肅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

寫印二本小改作少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無之下也字

印本爰下有之字

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 誠信也、古旧有此語、故孔子称而美信之也、

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

子曰如有王者心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爲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旧被悪化之民已尽、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耳、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乱之民、未能従道爲化、不得无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作教、不行暴乱、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棄曰習乱信金畏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変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成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乱民之世易殷秦之信遠也

孔安國曰

三十年曰世 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

印本問下有之字 高本問也作問之

高本云作曰

高印二本共無其人之其 高本改曰作改云

印本無非下之字 三本共爻下有也字疏同

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爲政不難、故曰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其人何也、故江熙云、如正人何、故従政者、以正人爲爻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

冉子退朝 退朝、謂且朝竟而還家、朝廷云退也、

周生烈曰謂罷朝

子曰何晏也 晏、晩也、冉子還晩於魯君也、

今還何晏也

冉子尓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是季氏冉有従之、朝魯君也、范寧曰、冉求早朝晩退、故孔子疑而問也、

對曰有政 答所以退晩之由也、言在朝論於政爻、故至晏也、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子曰其爻 孔子謂冉有所云有政、非之也、

應是凡所行小爻耳、故云其爻、

馬融曰

三本共閒政作關政

印本無而不之不字

印本无專之專作與

印本有出下有一字

印本無言而之而字

夏者允所行常夏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与聞之孔子更說所以知非若必是有政夏金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爲卿大夫亦當必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聞政也

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夏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与聞也

栾肇曰栾肇称政夏并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不能職其夏者斯蓋微言以訕季氏專政之辞若然二三子爲宰而向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訟焉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興邦者不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若是者猶如此也豈曰豈有出言而興得邦国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其近也然一言金不可即使興而有可近於興邦者

故云其近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国也

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国也

人之言而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已下是一言近興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爲君既爲人主不可輕脫罪皈元首故爲難也又云爲人臣者国家之夏應知无不爲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如知爲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與邦乎如若也若知爲君難而云不爲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道尊貴爲人所貪故特挙君也

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国即喪者不乎孔子

印本距作拒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託也亦如前荅亦有言近之者也人之言曰予无樂乎爲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无系爲人之君上所以系爲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无敢違距我者爲此故所以系爲君耳孔安國曰言无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將說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爲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爲善耳故云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若爲君而言不善使民不違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又荅善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无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国也

葉公問政葉公亦問孔子爲政之道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言爲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懽悅則遠人來至江熙曰邊国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以論之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夏先問孔子爲政之道故孔子爲政之法

郑玄曰曰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子曰無欲速言爲政之道每當閑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見小利政者有恒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爲之欲速則不達解欲速之累也若不安緩每爲急而欲速成則不通達於理也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若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爲政之大事无所成就也

孔安国曰急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

印本者作貴寫本者下有貴字

三本共至下有也字

寫印本共無之下也字

寫印二本共法下有也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矣見小利妨大妻則大妻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葉公称己鄉黨中有直躬之人欲自矜誇北孔子也孔安國曰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謂他人物来己家而蔵隠父之盜也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取之讓之攘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隠子為父隠直在其中矣

中有行直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直也父為子隠子為父隠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孔子挙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若隠惜則自不為非故云率由自然至情互應相隠則人倫之義尽矣樊光曰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隠則人倫之義尽矣樊光曰父為子隠者欲求子者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称父范寧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隠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要以為直哉故相隠乃可為直耳今正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隠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隠諱故挙直躬以警毀儒教抗提行中国夫子荅之辞正而義切剋峯之豪褒其誇

樊遅問仁問孔子行仁之道也子曰居処恭荅仁道居謂常居恒以恭遜為用也執事敬謂行礼主於敬也與人忠謂交接朋友時亦不可捨棄於此三変此則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假令之入夷狄无礼義之処己所以為仁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也本不為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遠也

邑氏曰雖之夷狄無礼義之処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孔安國注下疏印本無非
三本共行直作直行
三本共盜下有為字
写本惜作情
三本共子者作子孝
高本無以為之為
三本共正作王恐是
卸本抗提行作抗衡二字
古写本諮下有矣字
印本今下無之字
三本共処下有猶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写印二未共惜作情

三未共不上有所字

三未共上者下有故字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恥 各士行也 支故不
退必先者其唯有恥平是以當其互行則恥己之不
及二其互止則恥己之不免爲人臣則恥其君不如
堯舜処濁世則恥独不爲君子將出言則恥躬之不
逮是故孔子之称互明亦責其曰恥爾苟孝悌之先
者也 孔安国曰有恥有不爲也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使称當不使君命之見凌辱也
故李充曰古之良使者受命不受辞支有権宜
則与時消息排患釈難解紛挫鋭者可謂良也可謂
士矣 能有恥及不辱二支並行元虧乃
可謂爲士矣此行最高故在先也 曰敢問其次
子貢又問求次於士者也

曰宗族称孝焉鄉黨称悌焉 孝悌支又

印本士下有言字

三未共爲景作爲惡

三未共景作爲惡

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 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士負命不
諒言不期苟信捨藏随時何期必
遂若小行之士必
須信行必須果也 硜硜然小人哉 果必信爲譬也硜
堅正難移之貌
也小人爲果堅執難化今小人之
士必行信果守志不通如小人也 抑亦可以爲次矣
抑語助也亦支故強使相関亦多云抑也言此小行
亦強可爲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成金爲
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繆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信行
必期諸成君子之体其業大哉金行硜硜小器而能
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
成抑亦可爲士之次也

鄭玄曰行必果所敬
行必敢爲之硜硜小人之貞也抑亦其次言可

写未哉作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写本如下有也字
三本共邑作聲在作古
古印二本共外下無之字
三本共詐下有故字

以爲次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又問曰今士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噫不平邑斗筲皆器也筲容一斗二升故云斗筲也筭數也子貢已聞在之是而又問今之非故云噫也不平之邑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人器量如斗筲之器耳何足數也

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筲升之器容斗二升外者也筭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故孔子歎曰不得中行二能得其中者當時僞多實少无復所行得中之人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謂應直進而不退也狷謂應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退也二人雖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

二人亦有故云狂狷乎言世亦无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爲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爲僞也季世流薄言与實違背必以惡時節詐以誇物是以録狂狷之一法也

苞氏曰中行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說狂狷之行言狂者不爲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退而不退故云有所不爲也

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不進故云守節無爲也

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者恐說字誤說時多僞而狂狷天然恒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古印二本共必作心
三本說作說
古写本者作也印本者下有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云下無人字

三本共父上有羣辰二字

案云作曰

作巫醫。南人、南国人也、无恒、用行无常也、巫、接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旧有言云、人若用行、不恒者、則巫醫尚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

孔安國曰南人南国之人也。

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也。一云、言人不可使无恒之人爲巫醫也、衛瓘曰、言无恒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二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

善夫。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称之、而後云善夫也、

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恒其德或羞之。孔子引易恒卦不恒之辞、證無恒之惡、言人若爲作不恒、則必爲辱羞之、必羞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羞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案詩云、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羞、鄭玄曰、或常也、老子曰、寵辱若驚、或在河上公注云、或常也、

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辞也。言作無常則羞辱兼

印本可下有以字爲下無非字

古写三本非作作字

三本共筮卜作卜筮

印本爲作作以爲

印本龜下無与字不下有能字

知下有也字

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此記者、又引礼記孔子語、来證无恒之惡也、言无恒人、非唯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爲卜筮卜亦不能占无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礼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爲作卜筮、古之遺言、与亀与筮猶不知、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而時而語、故孔子両称之、而礼記論語亦各有所録也、

鄭玄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謂心不爭也、不同、謂立志各異也、君子之人、千万二二其心、云不和也、

小人同而不和。小人爲悪如一、故云同也、好鬪爭故云不和也、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好下無之字

印本之下無也字

古印二本共善者作善人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則此人如何

子曰未可也

孔子不許未可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爲惡與物同衆共見称美故未可信也

鄉人皆惡之如何

既云皆好爲衆人所崇好之人爲鄉人共所棄惡之人

子曰未可也

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更向設其鄉之人皆共憎惡此人則何如

子曰未可也

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不許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爲善不與衆同故爲群惡所疾故未可信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爲未可故

其不善者惡之也

向荅既並云未可故此說其可之又爲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者乃可信也

荅云若此人爲鄉人善者所好

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二明也

己爲善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二明

惡二着也

惡人惡己則非己惡故是惡二着也一通云子貢向孔子曰与

印本拳作與

印本所以下無故字

印本無說音悅三字

古印二本共說下有也字

一鄉人皆親好何如

孔子荅云未可又向曰舉一鄉人皆爲疎惡何如

孔子又荅云未可既頻荅未可所以故更爲說云不如択鄉人善者与之親好若不善者与之爲疎惡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君子忠恕故易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

說音悅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此釈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以非道理之事求使之悅己則識之故不悅也

及其使人也器之

此釈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既不責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人故易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小人不識道理故難事非法欺之也可以非道說也

以道說也

此釈易悅也既不識道理故虽不以道之事悅己亦既悅也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

說之雖不

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此解雖多也不測度他人器量而過分責人故難多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君子坦蕩蕩心貞怡平是泰而不爲驕慢也小人性好輕淩而心恒戚是驕而不泰也

君子自縱泰

小人性好輕淩而心恒戚是驕而不泰也

君子自縱泰

印本風下無自縱泰三字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言此四者性皆敦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朴仁者不尚花飾故木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敢也木質僕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僕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向爲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子曰切切偲偲相責之貞怡偲偲和順之貞也

馬融曰切偲偲相責之貞怡偲偲和順之貞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賢人也即戎謂就兵戎之役夫教民三季一考九年三考二三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者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

三本共故下有更

古寫本印本共和上無相字

印本然下有朋字

三本共如也下有切偲二字

三本共相下有切

三本共僕作樸

三本共充作華

印本若有下有可字古寫本同
印本假作暇
印本期作朞
印本以作已是一可下有也
古印二本理下無隆字
三本共可下有以字

之初者也、若有急不假待九年、則七年、三年亦可、二年亦可以即戎、未盡善美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棍理、隆倍於堊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邕氏曰、即戎就兵可攻戰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之、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善之民、戰以肉鎛虎、徒弃而已也、江熙曰、善於民、而令就戰、民无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弃也、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寫印二本原作原下同
寫本若下有邦字

憲問第十四 憲者、亨子原憲也、所以次前者、亷路既允文武、則学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曷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修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恥 亨子原憲、問孔子、允行爲、爲可恥者也、子曰邦有道穀 答可恥之事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仕而食其祿也、

孔安國曰穀祿也 邦有道當食其祿也、

邦無道穀恥也 此可恥者、若君无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爲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克、勝也、謂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尅作克

惡謂小二忌惡、欲貪欲也、願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支、可以得爲仁也、

馬融曰尅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支、則爲難耳、謂爲仁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二必有仁、竟淵元伐善、夷齊元怨、免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綽之不欲、孟之反不伐、憲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不知也、

邕氏曰此四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爲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居、猶居求安也、不足爲士、謂非士也、君子、居无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爲士也、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志

三本共罪人作處人

印本於下有其字古鈔本望作志者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危、厉也、君若有道、必以正理罪人、故民以可得嚴厉其言行也、

邕氏曰危厉也邦無道危行言遜

君若无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嚴厉、不曰乱倍、而言不可厉二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些寒虧負松之高志、於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皆遜辞以遠害也、

遜順也厉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

子曰有徳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徳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徳者、必有言、二既有徳、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夫徳之爲勇、必先有言語、教喻、然後其徳成、故有徳者、必有言、二是不可憶度中更也、

徳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辨作辯

古印二本共全下有者字

印本必下有有字

古写本有仁下有也字

有言者不必有仁人必多言故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修理踊道仁之发也由仁有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无假故有仁者必有言言不必有德之言也故有仁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不必有仁暴虎馮河不必有仁者不必有勇二者不必仁李充曰陸行不避虎兕者獷夫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不必有仁斯爲仁矣若夫強以賢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爲仁故云仁者必有勇二者不必仁李充曰陸行不避虎兕者獷夫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姓南宮名适字敬叔

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

古寫本也作之

三本共生爲下無也字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

适向孔子之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能射奡多力人也盪舟能陸地推舟也

有窮后羿名也其君名羿也篡后相之位篡奪也后禹之後世爲天子相名也其臣寒浞殺之后羿相篡后之位而自立爲君其位号有窮之君不修正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

奡曰猖通也室妻也浞既殺羿而通於羿妻遂有孕生奡也

奡多力能陸地行

印本孫下無也字子下有也字
古写本也字都无

舜、冀是浞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虜后少康所殺也、后少康亦后夷后羿之子、世子孫、又殺冀而自立爲天子也、

俱不得其死然、言羿冀二人、並能射及多力、俱爲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

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后夷之玄孫也、縣之子、謚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后稷、堯時百穀也、躬稼播種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劳九刻、稷播植百穀、二人不爲篡、並有德爲民、禹即身爲天子、稷子孫爲天子、迭所興、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

禹及其身、禹身得天子也、稷及後世、文王、武王得天下也、皆王也、皆爲天子也、

迨意欲以禹稷比孔子、不荅、孔子不荅己、故謙而不荅也、

南宮适出、孔子不荅、适自退出、

孔安国曰、南宮适、孔子不對面荅适、是謙也、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羿冀、貴重禹稷、所以君子尚德、如此人也、

孔安国曰、賤不戈羿冀之不戈、故适賤之、而貴有德禹稷有德、故貴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此謂賢人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全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摂、後則一匡天下、九覇諸侯、是長也、衰氏云、此君子无定名也、利仁、慕爲仁

古印二本共下作子

寫印二本所以作所德也三字

印本九覇作九合

印本氏下云作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未作不

古写本印本共人下有在字
三本共外下有也字

古写本印本共論教作教誨之下有也字
古写本誨下有也字

三本共国下無之字

三本共不止有辭字

古写本使下無者字
写印二本共之下無也

者未能尽躰仁、或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也、未能有行民善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仁者也、又袁氏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支者也、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王弼云、謂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辭、君子、无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愛慕也、凡人志在心、見形於外、既有心愛慕此人、学問之道、不無労頼之辭也、

忠焉能勿誨乎 忠者、尽中心也、誨、教也、有人尽忠心来者、不无教誨之辞、

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労来之有所忠必欲誨教之 李充曰、愛慕也、心尽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爲命 爲、作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国之友也、作盟會之昏也、

裨諶草創之 裨諶

郑国之大夫、性静恬弱、謂其君作盟會之辞則入於草野之中、以創之藩之、

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藩謀於國 十九年、魯襄公卅一年傳語也、心尽忠、不能不教誨、

則否 此注是春秋十九年、魯襄公卅一年傳語也、心尽忠、不能不教誨、

獲得也、謀入野、爲盟會之辞則成、於国中、則不成也、

鄭国將有諸侯之友則使棄車以適野而謀 鄭大夫也、討治也、論者評也、

作盟會之辭也

世叔討論之 世叔亦是鄭大夫、討治也、論者評也、世叔有不能草創、学問寡才藻、盟會之辞、但能討論治正、謀所造之辞、行人子羽修飾之、子羽亦鄭大夫、行人、是掌使者官名、

東里子產潤色之 居鄭之東里、因爲氏姓、又公孫僑、各亦曰国僑、字子產、才学過超前人所創治者、更唯彫修飾之也、不能始創、又不能討治、但能取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之三賢、加添潤色、周旋盟會之辭也、有此四賢、難有遺失、

寫印三本莫下有之字人下有也字

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

三本共間下有於字

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難有敗亡也更、經也、難、少也、亡、經此裨諶等四人、故鄭国少有敗

三本共行下無須字

或問子產或人問孔子、鄭之子產如何、子曰惠人也荅或人言子產惠行於民如何極救於民甚有恩惠故云惠人也

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子產惠行須流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亡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四季冬也、

問子西或人又問孔子、鄭之大夫子西作業如何、鄭之公孫、亡、或云楚令尹子西、

彼哉彼哉二人耳、无別行可称也、

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称也或曰楚之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或人問孔子、齊大夫管仲之作行、於民何如也、曰人也荅云、管仲是人也、

三本共楚下無之字

卯本更或人作或人更

寫本也下無矣字

古寫本註無鄭玄曰三字

卯本季工無四字冬下有傳字

鄭玄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詩云、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美此人、今云管仲人也、是美管仲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釈所以是人之亡也、伯氏名僚、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取伯

氏有罪、管仲相奪伯氏駢邑三百家、飯蔬食沒齒无怨言。飯、猶食也。蔬、猶麤也。沒、終、齒、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麤粝、心終錄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

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貪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无怨言。以當其理故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貧、窮困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无怨者、則爲難矣。江熙云、願无怨不可及也。富而無驕易。富貴豐足、无所應怨、怨應无驕、則爲易也。江熙云、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此明人生性分各有所能。趙魏皆晉卿地也。老者、宋邑之室老也。優、摠竟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爲宋邑之臣時、今則竟緩有餘裕也矣。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爲大夫也。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无叛、所以優也。家老無職故優。滕薛二國、不貪賢人小、其職煩雜、故不可使公綽爲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

子路問成人。問人行何所行。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荅若臧武仲德可爲成人者、使智如臧武仲、然武仲唯有求立後於魯、而爲孔子所訾、此亦非智者、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

寫印二本共晉下無卿字

高本臣時下無今字字印本無時今二字三本共裕也下無矣字

印本賢人上有趙魏二字

寫印二本小作少是

古印二本何上無行字

印本將與之與作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夏上無夫字

印本年下有傳字

印本壽上無壯字

聞之見齊侯与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后作妥齊將安之非鼠如何乃帶与田臧孫知
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
曰智之難也有武仲之智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
国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此是智也安在
順安怒施也此是智也安在春
秋箋十七年襄公廿三年也
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

公綽之不欲非唯頌智如武仲又頌無欲如公綽不
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爲趙魏老也范甯
云不欲不營財利也
下莊子之勇又非但公綽之無欲又頌勇如下莊子
臣下莊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劒揮
之家臣曰牛者鹿之美食牛尽鹿之未飽二鹿必鬬
大者傷小者亡然后可以揮之信而言之果如下壽之言也
周生烈曰下邑大夫也

冉求之藝又非但勇如莊子又須有藝云如求也
文之以礼樂言備有上四人之才
智又須加礼条以文飾之也
孔安國曰加之以礼樂文成也

亦可以爲成人矣亦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四人
又加礼条則亦可謂爲成明人之
雜也曰今成人者何必然
曰者謂也向之所荅曼說古古
之成人之耳若今之成人亦
不必然也
見利思義此已下說下成人之法是今也若見
財利思是仁義合宜之財然后可
取顏特進云見利思義及公綽之不欲猶顧義也
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猶下無於字

印本無言也之也

三本共人下無也字

舊本今下無之字

舊印二本三事下無悉

舊本尚下無之字

見危授命若見其君之危則當授命竭身不苟免也曲礼云臨財无苟得臨難无苟免是也論語云見危授命金不及卞莊子之勇猶於顧夫不苟免也

言久要旧約也平生者少李時也言成人平生期約金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也

亦可以爲成人也矣言如見利思義竭身致命至老不忘平生之言則亦可得爲今之成人也

孔安國曰久要旧約也平生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以實答言以實對言故問之者也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爲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悉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

文謚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過誤也告孔子云文子有此三事是爲誤耳實理不然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夫咲爲笑若不笑而強咲必爲人所厭更云樂言說然後咲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夫取利若非義取見得思義而後取則爲人所厭我夫子

曰其然如此言今世所傳三事豈其然乎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咲不取說者當如此也

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云其然不能故設疑辭

馬融曰美其得道称其然也嫌其不能

三本共此下有也字

古寫本辞下有也字

悉然也 釈曰豈其然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爲後、謂立后也、武仲、魯襄公卅三年爲孟氏所譖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爲其后於防故云以防求爲後於魯、是武仲故邑、姓臧、名紇、武謚也、防、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謂要君也、不先尽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更非要、孔子抑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表氏云奔不越境、而抱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

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爲後立后也、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

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

李武子无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弥也、及紇、是悼子也、季子愛紇、欲立之也、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謀爲立紇、季氏従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季氏家用夏、故孟氏家恶臧紇、閉門語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乱、不使我葬、欲爲公鉏讒臧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告、季孫怒、攻臧氏之家、臧紇斬鹿門之関以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

大蔡、是大亀也、納進也、進亀請立後、

臧賈臧爲二人在鑄、在冒氏国也、紇在邾、先遣使以亀告魯、求立爲後、賈聞命矣、再拝受亀、而使帰邾、臧爲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

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

紇至防、使臧爲、二使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譖紇、以甲自随、謂欲爲乱、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令謝之而言、己以介甲従己而非敢私請苟守視之、非故欲害、正是智不足也、

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二行還、正是欲先祀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爲先人之請、

無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二勲之勲無

印本爲者上有臧

爲印三本共已下有也字

三本共齊下無也字

三本共年下無之字

三本共令上以字無

寫本僖公之公字無

三本共年下也字無

寫印三本共綏上以字無

係下三本共有使字

二勲、二勲、是臧文仲宣叔之祖父、並於魯有功勲、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勲也。

敢不避邑、若二勲大勲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

紇請、仍立臧爲后也、所以立爲后者、臧爲于時又私自紛紇得立臧爲后、竟故致防、与臧爲而奔齊也。

乃立臧爲、魯得立后、要望魯邑、即此是要君也、臾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之傳也。

此所謂要君也、還私邑、求爲先而

子曰晋文公譎而不正、晋文公是晋献公之子重耳也、初爲驪姬之雉、遂出奔翟、

城、遊歴諸国、至二十八年、受命爲侯伯、遂爲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譎詭詐也、文公爲霸主、行詭詐而不得爲正礼、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欲爲霸主、大合諸侯而欲臾天子以爲名、文自嫌強大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以令出畋狩、曰此尽君臣之礼、天子遂至晋河陽之地、此見文公譎而不正礼也、臾在春秋

七卷、僖公二十八年、季也、

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晉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此臣无召君之礼、而文公召之、故不爲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晋公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此是齊侯爲霸主、依正而行、不爲詐譎、是勝於晋文公也、江熙云、言此二君、雖迹不同、而所以綏諸侯、車无異轍、音无異文也、

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苞苴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是搖

印本海下有唯字

印本使作來

印本秋下有傳字
古印三本共齊下有侯字
三本共苞茅之苞作好

印本春下有傳字

蠭舩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殺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二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二子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使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尔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寔春秋齊伐楚責此二矣是正不譴也楚地出苞茅貢王祭將縮酒二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周王祭時无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王之孫南巡將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二向之所以伐楚二受不貢苞茅之失而不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也寔在春秋尹五卷僖公四年春也

古印二本故下有為字
三本共曰者謂也四字上入是時上
印本八年下有九年二字

印本糾作糾是
印本作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名小白也

印本無亦是庶二字

印本矣作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桓公是齊公之子名小白也糾是僖公庶子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与子糾爭国而殺子糾也召忽死之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之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管仲亦是子糾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未仁辛是時人物談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回後輔相桓公故无仁恩也曰者謂也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傳文是記前時之文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吁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爲君凡化不恒爲政之惡故云无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亦是庶君政不常相見襄公日政无常故云乱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見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邦下有故字
古印二本並国下有也字
三本並弟下僖字無
古写本族下有也字
古寫本月下無魯字
三本君下有遂字
印本年下有傳三本共無也字
写本而字唐字無
印本雍廩下重有雍廩二字
古写二本並有也字
印本杏下有十四年會鄄五字
印本會于檉作會檉当下會下都于字
無陽穀下四年盟于召陵六字無首止
作首戴

公危政、不君乱邦、奉小白奔徃莒国、襄公従
奔後、而襄公従弟僖公即位、乱而殺襄公、自立為君、礼諸侯之子曰公孫、公
孫之子曰公族、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斉人殺無知、
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斉人殺無知、
出奔後、公孫得為君、悪于雍廩、雍廩殺無知、魯伐斉納子糾、
斉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而斉無君、至魯荘公九
子糾奔魯、斉人又殺無知、故擬立為斉君、納入也、
年夏四月、魯伐斉入子糾、故擬立為斉君、納入也、
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斉、
為君、死謚、納子糾、故先子糾而入、遂
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小白既入、得為君、
竇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兄子糾于生
投河而死、竟在春秋第三卷、荘公八年九年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荅子路、說管仲
覇主、遂経九遍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諸侯自有仁之迹、斉桓公為
兵車而諸侯九合、管公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范甯注云、十
乗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
三年會北杏、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于咸、二十七年、
又會淮、僖元年會于檉、二年會于貫、三年會于陽穀、
四年盟于召陵、五年會于首止、七年會于寧毋、九年、
會于葵丘、凡十一會、又非
會鄄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
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
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与、孔子、嫌管仲
非是仁者乎、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此謂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
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賊、管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管仲為作桓公與写本國仲之間管字有

印本同於作同海東下叔牙二字無

古写本殆字無

印本放欲作欲放

印本親下有也字

三本共云作曰

既不爲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公非爲仁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孔子說管仲爲仁之迹也、管仲爲子糾爭国、仲射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与管仲同於南陽、極相敬重、叔牙二后相桓公、而欲取管仲還充漸、曰告老辞位、桓公向叔牙誰後堪爲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近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爲君謀忠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放、欲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之、遂得爲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子糾至秋、齊与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来告魯曰、子糾親、請君討之、管仲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欲自得而殺之、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爲相也、覇諸侯、使輔天子、合諸侯、故云覇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一切皆正也、

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

一正天下也

民到于今受其賜二、猶恩惠也、于時夷狄侵逼中華、得由管仲之恩賜也、管仲匡、覇桓公、今不爲夷狄所侵、皆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恵也、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亡荊滅衛、管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国不移、故曰受其賜也、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挙受賜之意也、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也、從在来向左作衣前從右来向左也、

馬融曰微無也、

古印云本並荊作邢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経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按直字当作負字

古印三本並是作其

印本並下有不字三本共是作足

三本共死下有也字

古印二本並臣下無也字

古印二本共諡下為字無

印本矣下諡音誌三字無

古印二本共道下也字有

孔子更語子貢、喻召忽死之、不足爲多、管仲不死、不足爲小也、諒、信也、匹夫匹婦、无大信而守於小信、則其亙也、自経、謂経死於溝瀆之中也、溝瀆小処非亙死之処也、君子直而不諒、豈存済時済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世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爲召忽守小信、而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経、自縊也、白虎通云、匹婦匹夫者、謂庶人也、言是无徳及遠、但夫婦相爲配匹而已、

王弼曰、経、死於溝瀆之中、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二人並是爲是非也、死亡雖殊、亦在於過厚、死是人生之雑、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爲之死、亦是過厚、不及管仲不死、故仲臣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当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即前孔子所問公明賈之文子也、有臣名僎、亦爲大夫也、与文子同升諸公、外朝也、諸、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才能、不爲己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二用之、是衛大夫僎本是家臣也、見之有亦爲大夫与文子、尊卑使敵、恒与文子奇列同班者、三本無也

孔安国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与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孔子也、聞文子与家臣同升、外而美之也、言謚爲文也、以其行少大、得謚爲文矣、謚、音誌、

孔安國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孔子歎衛君无道、

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康子、魯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衛君无道、故致其言、夫无

三本共也作乎

写印二本共乎下也字無

写印二本共難下也字無

写印二本共少作也

印本陳恒上有陳成子三字

印本此下有告字子下与字無

印本公而之間孔丘三日齋五字無

克下古写本有也字

三本並是下魯有二字無更下命作令

道者、必須喪傾邦、灵公矣、无道行意、不喪亡其邦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孔子答康子言灵公无道、邦国不喪之由也、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也、或问曰、灵公无道、乎得有好臣、荅曰、或是先人旧臣未去也、或灵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后无道、故臣未去也、

孔安国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難也

怍、慙也、人内心虚若内有其実、則外色恧慙、時多虚妄、无慙怍少、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実而后言之不作、作者、外言色必慙、爲之難也

馬融曰怍慙也内有其実則言之不慙積其実者

陳成子弑簡公

陳、恒也、謚成子、魯哀公十四季甲午、斉陳恒殺其君壬誤于舒反、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魯斉同盟、分災救患、故斉乱則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告於哀公、孔丘三日齋而請討之

哀公之臣下、凡故告君諮謀討伐斉、此哀公之言、魯爲斉弱久矣、子与之伐、斉必沐浴也

以魯衆加斉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

陳恒殺其君簡公曰陳恒殺其君請

討之

伐之、将告之何、對曰、陳恒殺其君、民不与者半、

恒也将告君故先斉

馬融曰陳成子斉大夫陳恒也、

公曰告夫二三子二三子、是魯有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往告三卿、孔子辞之而不告也、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孔子得公命作令告三卿、故言

孔子曰以吾従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我礼作礼我

写印二本共曰止作而止也三字

写印二本共止下之字無
古写本止之也作止也二字
三本並之法作之法
古写本欺之作欺也

印本明以下六字在次章端首

此荅之、言我是大夫、二
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后者、孔子謙也、君曰告夫二三
子者、我礼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
君使我當往告之、馬融曰我
於礼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後往也
之二三子之往也、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告不可、三子告孔子曰、孔子
不可討斉也、
此辞、語之曰止、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
故後以此辞語之而止之也
子路問叚君、問孔子、求叚君之注、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荅叚君、當
先尽忠而
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顔而諫之、礼
云、叚君有犯而无隱、叚親、有隱而无犯、
孔安国曰叚君之道、戈不可欺、當能犯顔色諫爭也、
子曰君子上達、上達者、達於仁戈也、小人下達、二二、謂達於財
利、所以与君子
反也、
本爲上、末爲下也、明今右
有異也、
子曰古之学者爲己、古人所学、己未善、故学先王之
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
今之学者爲人、今之世学、非役爲神己之行、闕正是
當能勝人、欲爲人言己之美、非爲己
行不足也、
孔安國曰爲己役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
之也、徒、空也、外空爲人言之而已、无其行
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爲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孔子処、
与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孔子与之坐而問焉、孔
子
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

写印二本並所下作字無

印本得為作為得

曰夫子何爲此孔子所問之使、孔子指伯玉、爲夫子、何使者、謂家夫子、何所作爲耶、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荅言、我家夫子、恒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言夫子自修省、夙夜戒愼、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使者、荅竟而出、子曰使乎使乎孔子美使者之爲美、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得爲其人也、顏子尚未能无過、況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誡人、各專己職、不得盡謀當他人之政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思慮、當己分內、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之政、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表氏云、不求分外、

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而不及其行也君子之人、顧言愼行、若空出言、而不能行、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言君子所行之道有三、夫子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仁者不憂一、樂天知命、內省不疚、是无憂、智者不惑二、智者以明了爲用、是无疑惑、勇者不懼三、疏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无懼歎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孔子曰无、而實有也、故子貢云、孔子自道說也、江熙曰、聖人体、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灵智、逐与衆人、齊其能否、故云、我无能焉、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之也、

子貢方人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

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子曰賜也賢乎我夫哉夫人行雖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暇己之劣、故歪

古写本子下曰作云下同
二本共道作道

写印二本共道下之字無

古写本不上之字無

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專輒比方之、故抑之、而云賢乎我、

三本共之下而字無

暇有比方之說、

孔安国曰不暇比方人也

江熙云、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撇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向師之賢而毀訾長物之風於是乎、

印本師作人乎下有暢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

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无才能以与人知耳、

三本共憶必作億必

王弼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歎物以詐偽也、李充云、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偽則懼及真人、詐盟則爲教之道弘也、億、憶也、

寫印二本共閉作閑

不億不信、億、憶也、

億少懸期人之不信、李充云、人心少須驗不得億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邦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无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帝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

印本返作迦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三本乃上是作此

三本共及憶作及億行下有乎

言若逆詐及憶不信者、是乃是先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爲賢者之行、李充云、夫至覺忘覺、不爲覺、以求先覺、二、全覺曰逆詐之不覺也、

三本共及下爱作受

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

寧能爲賢乎、或時及惡人也、

言先覺或盟、則反愛惡責也、然特進云、能

印本乎下無也字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与、無乃爲佞乎、

元此者、全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

古印二本共今下之字無

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爲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叟、於時世乎也、

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孔子答云、我之栖栖、非敢詐佞、政是念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人之故耳、

包氏曰微生姓也畝名也、

包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之也

三本共人作又

寫印二本共之有也字
印本持作以三本則上有者字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
柳之也言伯樂驥非直其力故孔子引詹
美往耳驥既如此而人亦互然也
鄭玄曰往者謂調良之往也江熙云稱伯条曰驥
有負能而惟
稱其往也
有力而不稱君子亦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此人向孔子曰彼于此有怨而
何如也子曰何以報往孔子不
彼謂彼
有往於此則人何以報之
也
往恩惠之往也
以直報怨以往報往
既不許以往報怨故更答以此也不許以往報怨言
与我有怨者我冝用直道報之若与我有往者我以
備往報之所以不持往報怨者若行怨而往報則天
下皆行怨以要往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寫印二本者下也字無
三本並子下有乎字

寫印二本並夫不作天不

子曰莫我知也夫孔子欲世
莫無也人无知我者也
子貢曰何爲其
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有此言云何
謂莫知子何爲猶若爲也
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孔子荅无知我之旨无責也言
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
天責人而我实无此心也人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
我不責人夫不見用我亦不怨天也
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
馬融曰
下学而上達解云知我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之由也
下学人事上達天命我既学人事上達天命也
二二有否泰故我不尤人上達天
命二二有窮有通故我不怨天也
孔安國曰下学人事上知天命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云作曰

知我者其天乎人不見知我、二不怨
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聖人与天地
合其德故云唯天知己也聖人非合天地、二无所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譖也、子路時仕季氏、而伯
寮譖季氏、令信譖子路也、
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亦是孔子弟子、
其家在魯、故云
魯人弟子也
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惑子路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服景伯、聞公伯寮譖子路、故
告孔子也
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二孔子也
曰夫子固有惑志景伯所告之辞、夫子者、季孫爲
夫子也、惑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譖
子路也
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惑子路也
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景伯疏告孔子云、
季子猶有惑志、而
又說此助子路、使子路无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
人綾有豪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主於伯寮者、則
吾之力勢、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无罪、
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者、殺而陳尸也、
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
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殷礼、殺大夫
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
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与命也孔子荅景伯、以子路无罪、
諸如何、言人之道行、得
於世者歟、此是天之命耳、言人死生有命、非伯寮之
寮其如命何又言人君道廢墜、不用於世者、此亦天
之命也、子路之道廢興、由天之命耳、全
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云、
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爲惡相之、則逆其

三本此下有是字

印本者下欠字無

印本云作若写本作在

印本无下之字無

古写本漱石枕流作枕石漱流

三本共也作矣唯下有但字君下有言字

區二之誠、故以行癈之命、期之、或有如不赦、而大赦也、涅而不緇、无可无不可、故不以治亂爲隱、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漱石枕流、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

臣之也　其次避地　避地之士也、

馬融曰去亂国適治邦也

其次避色　此次中之賢也、不能預択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顔色、二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

孔安国曰色斯挙也

其次避言　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挙也、唯聽君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

孔安国曰有惡言乃去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引孔子言、證能避世已下、自右已来、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

苞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七人、是注中有七人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斉、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云、伯夷、叔斉、虞仲、避世者、荷篠、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　二、地名也、子路行往石門宿也、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石門晨門曰奚自　晨、守石門者、晨旦開閉之吏也、魯人也、自、従也、子路従石門行過、故向子

子路曰自孔子　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云、汝将従何而来耶、

晨門者閽人也　守晨者也、

子路答曰、我此行、

曰是知其不可而

古本矣字無

三印本也下有一字

三本共經孔子作孔氏下同

印本揚作揭下同

三本逕然下有也字
三本並無矣字

印本已下之字無

爲之者与晨門閽子路云從孔子故知是孔子也言
孔子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
其不可爲之故問之

荷蕢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子擊磬於衛孔子時在衛而自以
擊磬爲声也有荷蕢而過孔子
之門者荷擔揭也蕢織草爲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
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器而過孔子之門也
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者聞孔子磬音而云非是平
常之音乎有別所志故云有心哉
蕢草器也有心謂聖人有心於
既而曰鄙哉既而猶既畢也既畢又云鄙哉言磬中之音
鄙也硜硜乎莫己知也此鄙硜硜有無知己之也斯已而
已矣又言孔子硜硜不肯隨
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
已言亦無益也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己
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深則厲淺則揭荷蕢者又引夏禹以諫孔子也以
衣涉水爲厲褰衣涉水曰揭言人之
行道化世當隨世盛衰如涉水也若水深者則不須
揭衣揭衣謂是無益當合而厲之水若淺者涉當褰
揭而度譬如爲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若
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尒雅云蹇膝以下
爲揭蹇膝以上爲厲蹇猶由也

邑氏曰以衣涉水爲厲揭衣言
隨世以行已若遏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也矣孔子聞荷蕢說己而發此言
也果者敢也末無也言彼未
解我意而便說我此則爲果敢之甚也故云果哉但
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

三本也字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故作以

三本共以上也字無

三本並書曰作書云

三本勤作勤

說者則爲雖矣、玄凡之攸在、賢聖相与必有故也、夫相与於無相与、乃相爲於无相爲、乃相爲之至、相爲於无相爲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泯也、同自然之異也、虽然未有如荷簣之談說意也、案文奚戈、金近則泥夫、其將遠則通理、章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勸誨、而荷簣之聽、以爲硜硜、言其未達那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万物都覩、非聖人則无以應万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勤誨之累、則焚舂坑儒之禍起、革命之弊則王莽趙高之釁成、不格擊其迹則无振希世之極致、故江澨云、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乎、

未知己志而便說己所以爲果也未無也無難者也以其不能解己道也

子張曰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殷中興王也名

三本共官下已字無

寫印宋並云祚作云作

武丁殷家世帝水祚王、六百七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也、其得三百四十三年、其武丁登祚之時殷祚已高而可宗、故謂爲高宗也、諒信也、陰默也、尚舂云、祚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言其孝行着子張說尚舂、見之不皖、嫌与世異、故發向孔子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

陰猶默也或呼倚庐爲諒陰、或呼梁菴、各隨戈而言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也孔子荅子張古之人君皆三年不言、何必狂美高宗耶、此言亦激時人也、

君薨百官總己說人君之喪其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群臣百官、各總束己之事、故云於君而各自束己身也、

馬融曰己百官也己、身也、

三本並嗣下有王

寫印二本並之字無

印本使下之字無下同

三禾身敬作自敬

以聽於冢宰三年冢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君三年不言也

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之也

子曰上好礼則民易使也礼以敬爲主君既好礼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之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身敬也

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又荅曰先修己敬己身嫌少也

曰修己以安百姓又荅曰先修己敬己身而後安人也

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嫌其少故重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曰修己以安人荅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己而後安人也

孔安國曰敬其身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身敬也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嫌其少故重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曰修己以安人荅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己而後安人也

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曰如斯而已乎子路又嫌少也曰修己以安百姓又荅曰先修己敬己身而後安人也

然後乃安於百姓也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難也諸之也言先能內自脩己而外安百姓此堯舜所病難也

猶病諸衛瓘云此難堯而子路挾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

郭象云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脩己者索己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

百姓百品万国殊風以不治之乎堯舜非修之也

己以治之乎堯舜必病況君子乎今堯舜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

万物自无爲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

雲行雨施而已故能秉

條達曲成不遺而无病也

原壤夷俟原壤者方外之聖人也不拘礼敬与孔子爲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来而夷踞竪膝以待

孔子之来也

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旧也夷

孔安国曰病猶難也

三本並嗣下有王

寫印二本並之字無

印本之下有至字

寫印二禾並爲難之爲無

寫印二本並已修之間有故字

印本賊下有也字

寫印二本並之字無

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敬故歷数之以訓門徒也言壞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无所效述也老而不死是爲賊敬之叟所以賊害於作也

以杖叩其脛孔安国曰脛脚脛也

而不恭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五百家爲黨此黨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称將命是傳賓主之辞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傳語故向孔子云此童子能傳賓主之辞出入有一小也

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

或問之曰益者与或見小兒傳語故向孔子云此童子而傳辞是自求進益之道也与孔子荅云甚非求益之叟也礼童子隅坐无有列位而此

三本並傳語作傳辭

三本年下有也字

寫本長下有者字

或問之曰益者与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童子不讓乃与成人並居位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

隅角童子不合与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矣

見其与先生並行也

先生師也礼父之齒随行兄之齒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先生並行也

非求益者也敬速成者也

孔子又云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礼欲速成者非是求益之道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共人字無
写印二本並之字無

包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礼歌速
成人者也則非永益者之也

論語義疏卷第七

論語義疏卷第八

梁國子助教吳郡皇侃撰

衛靈公第十五 衛灵公者衛国無道之君也所以次
前者憲既问仕故牵時不可仕之君
故以衛灵公次憲问也 昺正義曰此篇記孔子
先礼後兵去乱就治并明忠信仁智勤学爲邦無
所數誉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支君相
師之儀皆有亞且格之支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问陣於孔子 孔子至衛歌行文教而灵公不
孔安國曰軍陣行列之法也 慕勝業唯知向於軍陣之支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支則嘗聞之矣 俎豆礼器也孔子
武文自然羨能今
抑灵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之支也
孔安國曰俎豆礼器也 軍旅之支未知学也拒之故云
軍旅之支未之學也 軍旅之事未知学也八字無
不学軍旅也鄭玄曰万二千五

写本武文作文武
印本陣作陳疏同
印本之字無
写印二本並軍旅之事未知学也八字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写印二本矣也字無

印本糧作粮

三本並爭子下也字無

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周礼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伍爲両、四両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未変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未変也本謂文教也、灵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孔子至衛、既爲向武、故其明日遂行、不留衛国也、在陳絶粮明日遂行、初往曹、二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囲、又往陳、遇過呉伐陳、二大乱、故之絶粮食矣也、從者病莫能興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飢困也、興、起也、既絶糧、故從行弟子皆餓困、莫能起者也、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二不容如也、往又之宋遭匡人之讎之、亦往也、又之陳會呉伐陳二乱故之食會、猶遇也、

印本食下有也字

子路慍見諸子皆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對強、独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之、故使慍見之辞也、曽問孔子云、孔子也、曰君子亦有窮乎此慍見之辞也、曽問孔子云、窮之、今日如此、与孔子学也、禄在其中、則君子不應言乖、故問云、君子亦有窮乎、

印本孔子下言字無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言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爲濫溢、則是小人、故云小人窮斯濫者矣、

写印並云作曰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印本濫下者字無

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学而識之者与時人見孔子多学識、並謂孔子多学世変而識之、故孔子向子貢而釈之也、

印本多學之學字無

對曰然然、如此也、子貢荅云、賜亦謂孔子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並辞下有也字

学故如此、
多識之也、

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学而識之也

非与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学而識、故更向定云非与不定之辞、

印本重有与字

孔安國曰向今不然耶

曰非也孔子又荅云、非也、故此更荅所以不多学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

貫、猶穿

予一以貫之也既荅云、非也、言我

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元者、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各有所終、故曰元有會也、天下殊塗而同歸、解元有會

天下殊塗而同歸解元有會也、元会皆同有所歸也、百慮而一致、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

善有元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学

一以知之也是善長挙元、則衆善自挙、所以不須多学、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子路也、吁子路而語之也云、夫知德之人雖得、故爲少也、

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梅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向絶糧而発之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与

孔子歎舜無爲而能治、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已而矣

既授受善得人、故無労於情慮、故云夫何爲哉也、既垂拱而民自治、故所以自恭敬而已正南面而已也、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

由授受皆聖、挙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爲也、禹不得无爲者、所授非聖也、禹兼非聖、

写印並而字無印本之也之也字

写印二本之下有者字

三本並与上有也字

已而當作而已

写印並治下有也字

印本哉下也字無故作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參也字無

印本修身作身修

寫印二本並故上從字無

也、今三王相係、舜居其中、兼堯授禹、又何爲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右以来、兼至治之世、接二王之間、唯舜而已、故特称之焉

子張問行　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爲叟而其道叟可遍行於世乎、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荅也、云、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雖蛮貊之邦行矣　若身修前德、无論居処於華夏、假令居住蛮貊遠国、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処里行乎哉　又云、若不能修身前德而身全居中国及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也、従、故云行乎哉、言不行也、

鄭玄曰万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隣、五鄰爲里　此王畿遠郊内、外民居地名也、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　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行篤敬之叟、森然二己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之在車轅之上也、夫然後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也、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於己衣之大帶、欲日夜存録不忘也、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曰直哉史魚　美史魚之行正直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鰌也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直如箭、不以国有道無道、爲変曲也、

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

君子哉蘧伯玉

又美遽瑗也、進退隨時、合時之変、故曰、君子哉也、

邦有道則仕

出其君子之変也、国若有道則、肆其聰明、以仕

邦無道則可巻而懐之

国若無道則、韜光匿知、而懐藏以避世之言也、

苞氏曰巻而懐謂不与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

謂此人可与共言、而已不可与之言、則此人不

復見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言与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並無所失也、

一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

謂心有善志之士及能行仁之人也、

無求生以害仁

疏志善行仁、恒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

有殺身以成仁

生而害仁、則志士不爲也、殺身而仁変可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爲之、故云有殺身成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羨也、

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

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繆播云、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変、二則理窮、窮則仕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于剖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三本並法下有也字

写印三本並類作屬
印本般輸作輸般

印磨下必字無若下之字無

子貢問爲仁
之法
器將欲荅於爲仁之術故先爲設譬也工巧師也罤斧斤之類也言巧師欲其事作
則巧夏不成如欲其善必先磨利其器之也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
若不夏賢不友於仁則其行不成如工罤之不利也
必欲行成當夏此国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国士之仁
者也大夫貴故云夏士賤故云友
也大夫言賢士云仁牙言之也
孔安國曰
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也
顏淵問爲邦
爲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
家礼乱故問治魯国之法也子曰行夏
之時
孔子比荅舉曰法以爲荅也行夏之時謂用
夏家時節以行夏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金

写印三本下號字無

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故云得天之正
故也魯家行夏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
拯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解所
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
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
乘殷之輅
亦魯礼也殷輅木輅也周礼天子自有五
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
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王輅二曰金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
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
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金得郊天而不得夏二同
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二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
玄注云設日月盈於旂上也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
用殷礼也按加記注則
魯郊用殷之木輅也
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
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之言亦
說魯礼也

鷩當作敝焉

服周之冕亦魯郊也周礼有六冕一曰大衮二曰鷩三曰毳四曰希五曰絺六曰玄周王郊天以大衮而冕魯侯得用大衮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玄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礼也周礼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冕也按此記注昂是魯郊用衮也然魯庙亦衮或向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衮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亦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

苞氏曰冕礼冠也周之礼文而倫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邪君上若任己視聽見過而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服冕前後垂旒以蔽眼厄右而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听也黈黃色也纊新綿也當兩耳垂綿二下又係玉名爲瑱也

三本作黃

舞

樂則韶舞謂魯所用条也一曰雲門黃帝条也二曰咸池堯条也三曰大韶舜条也四曰大夏禹条也五曰大武周条也若錄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条魯既得用天子之复故賜四代礼条自虞而下故云舜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冕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礼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爲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条乃爲之無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条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条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

韶舞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乾条之義也

放鄭聲遠佞人亦魯礼法也每言礼法亦因爲後教也鄭声淫也魯礼無淫条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鄭玄注佞人出鄭声佞人所以宜放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之字無

三本並遠之下有也字寫本之字無

之由也、郑地邑淆、而俗人、
闕乱、使国家爲危治之也、孔安國曰鄭聲佞人
亦俱能感人心与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乱危殆
故當放遠之、按系記云、郑音好散放、僻
濫驕淫、志所以淫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人生、當思漸慮遠、防於
近至、若不爲遠慮、則憂患之来、不然、則憂患之及、不得
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
已不見也、疾時色
甚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
是宣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与、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与立也、此臧文仲
竊位之由
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芸匡佐、而文仲在位、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与己同立公朝、所
以是素飡
盜位也、
孔安国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
者同故云竊
位者欲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躬身也、君子、責
己厚、小人、責人
厚、責人厚、則爲怨之府、責
己厚、人不見怨、故云遠怨、
孔安國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蔡謨
云、儒
者之說、虽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
者、爲責己、又不辞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己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自厚惠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全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侗按、蔡全歎裒孔、而終不离孔辭、二二亦得爲蔡之釈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不日、猶不謂也、如之何、言人生、常非己力勢可如何者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変、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変欲起、是不曰如之何之何変也、李充云、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乱、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乎、

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祭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若不先慮、而如之何奈何矣、全至人、亦無如之何之変、非唯凡人不能也、故云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三人以上爲群居、群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変、好行小惠、小惠、小二才智也、若此処世、亦雖爲成人也、難矣哉、安陵謂譴屬之也、以

鄭玄曰小惠謂小二才智也雖矣哉

言終無成功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義、宜也、質、本也、人識性不同、各以其所宜爲本、而行之、全各以所宜爲本、礼以行之、行之皆須合礼也、遜以出之、行之行、及合礼、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信以成之、行信合礼、而言遜順、而歳寒終須信、以成之也、君子哉、如上義、可謂爲君子之行之也、

鄭玄曰義以爲質謂樸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知也。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

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苞氏曰、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

爲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云、匹夫終年爲善、不能成名、亦君子能成忽匹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疾、猶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之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自責己、而責人之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君子乃朋群而不黨。

矜、若不終日、自敬而已、非与人爭勝之也。自黨群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王肅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忖也。忖度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之也。

子貢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安國曰、賞助也。君子雖不相私助、義之与比也。

群而不黨。

君子乃朋群義聚而不相阿黨、爲私也。江熙云、君子以道和相聚、則爲群、以則似黨、群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拳之、故君子不爲也。

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

不以人廢言。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云、詢于芻蕘、不恥不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問求善爻、欲以終身舉行之也。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忖度己心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怨、謂內忖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寫本印本並無度字
寫印二本並無也上之字

於怨也、故云、其怨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此釈怨変也、夫変非己所欲者、不可施度与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孔子
言、我之於世、平等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之也、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既平等一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悪揚善、二則宜揚、而我従来、若有所称譽者、皆不虚妄、必先試験其徳、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

苞氏曰所譽輒試以효不空譽而已矣 注意如向說、又通云、
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称譽者、則我亦無虚信、而美之、其必以효試之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謂若此蓍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蓍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云、無心而分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従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区之身、善与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

民如此無可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 用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孔子此歎世澆流迅速、時異一時也、史者、掌書之官也、右史為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

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 孔子又云、亦見此時之馬、雖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今則亡矣夫 亡、無也、當孔子未乍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輒之、甚不能、必自乘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並無之也二字

三本並無之字

以致傾覆、故云
今之也矣夫、

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
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
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辞達而已、不須巧弁、巧弁文多、更於德爲乱之也、小不忍則乱大謀之也人須容忍、則大夏之謀乱也、又一通云、凡爲人法、當依夏以斷、夏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不忍、有所惡爲、則大謀不成也、

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乱德義小不忍則乱大謀之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設有一人、爲衆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衆雷同、而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群、爲衆俗苦所陷害、故必察之也、衆好之必察焉又設有一

三本並賢下有人字

印本無人下無之字下同

人、爲衆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衆而崇重之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爲群惡之所黨愛、故亦必察也、衛瓘云、賢不与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与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与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也、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之也、

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故蔡謨云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可通道、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有過能改、如日蝕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遂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不改則成過也、江熙云、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勸人学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久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学益人、餘皆無益、故云不如学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異而不与百姓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己、唯故謂聖人亦必勤思甚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曰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之也、

耕也餘在其中矣、餘、餓也、唯知耕而不学、是無知之人也、虫有穀、必他人奪而不得自食、是餓在于其中也、

學也祿在其中矣、虫不耕而学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望、總不為乱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曰、与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学道必祿在其中、所以憂己无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

鄭玄曰餘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与不学故飢学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勸人学也、江熙云、董仲舒云、遑遑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者也、慮匱之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学、耕未必無餓、学亦未必得祿、二在其中、恒有之勢、是未必君子旦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謂人有知識、能仁得及為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虽謀知能及、不能用仁守官、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脩德者也、

雖得之必失之、

印本無敦仁二字

禄位雖由智而得爲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禄位也、

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智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

智及、仁守爲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爲民所敬、

邕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

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礼未善也

雖、由也、智

及仁守莅莊、而動靜必須礼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礼則爲未盡善也、

李充云、夫智及、謂智慧、

王肅曰動必以礼然後善

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猛、故必須礼、然後和之、以礼輔仁、則溫而不寬、以

礼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礼也、顏特進云、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下、礼以安其情、化民之義、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淘物、二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云、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爲小善也、故宜推誠信、虚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

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爲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子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子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甚、猶勝也、仁水火三者、皆民人所御以生者也、

寫本印本並而則作之則

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万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爲民人所急也然就三 馬融曰水火也、

是之中、仁最爲勝、故云甚於水火也、

火与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北朋仁所以勝

水火之是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謀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恒爲美、若謀履蹈而則未聞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之也、

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王弼

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固窮濟急之謂也、夫子、每是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云、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爲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爲是、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爲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溝瀆也、

孔安國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回家之是、知無不爲、是乃受祿貴、是後其食也、敬其是也、必有纏勲績、甚道是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是君之也、江熙云、格居官次以達孔安國曰先尽力然後食祿也、

寫印二本並格作恰

子曰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之也

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也繆播曰斯言之崇教未信斯理之淵深生二之數同稟一極全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甚富倍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焉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人之爲复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謀若道不同不謀也

辭達而已矣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意言以過复實也

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

師冕見師冕瞽之条師也

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

及階及至也階孔子家堂階也

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子曰階也師冕盲見至階孔子語之云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

及席也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也子曰席也

皆坐孔子又語之云至席合其坐而坐賢俱也孔子見聲者必起師既起則瞽子亦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竟子並坐故云皆坐之也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某座也

中人也冕無目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云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二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斯也

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師冕出見孔子及畢而出去也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道猶礼也

印本無及席下也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無皆字
印本無不作不與
印本無者字

子張見孔子告之皆階席人姓名字故罭子曰然皆曰出而向孔子而与師罭之言是礼無不也是礼者也固相師之道也又云罭既無目故主人宜罭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馬融曰相導也

印本菜作采
舄本印本並将作欲

季氏第十六

季氏者魯国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衛灵公也昌正義曰此篇首章記衛君灵公失礼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次前者既明君惡故拠臣惡故以季氏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得失称損益以教人拳詩礼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忿、故以次之

季氏将伐顓臾

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与季氏菜邑相近故季氏将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将伐顓臾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濫伐故来見孔子告道之也

曰季氏将有事於顓臾

此冉有告孔子之辞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

孔安國曰顓臾伏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曾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与季路爲季氏臣来告孔子也

孔子曰求無乃尔是過与求冉有名也尔汝也金二人俱来而告冉有独告嫌冉有又爲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独呼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既是汝之罪過与言是其教導季氏爲之也

孔安國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独疑求教也

夫顓臾昔者先生以爲東蒙主

孔子拒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巫人之所立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是先王所立又爲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

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言且顓臾在魯境内故云在邦域中也

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国主社稷故是社稷之臣

何以爲伐也

既歷陳不可伐之意而此云何以用伐誠之爲也向其何以用伐誠之爲也

孔安國曰己屬魯爲社稷之臣

何用滅之爲也

郑注詩曰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社稷臣者當尔時己臣屬魯故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

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顓臾之意是季氏所欲故云夫子欲之也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朴吾我也言我二臣是冉有自謂及子路也

有恐孔子不独信己故引子路爲傳證也

孔安國曰皆不欲伐之也冉

孔安國曰皆不欲伐之也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古寫本之本並無云字

孔子曰求孔子不許冉有仮咎於季氏而語之也周任有言曰故云又吁嗟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有言云人生臣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才力可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不堪則當止而不爲也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持顛扶傾今假季氏欲爲濫伐之事不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
包氏曰言輔臣之爲用正至匡弼此是危顛之處汝宜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爲彼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

且尔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与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柙檻也檻貯於虎兕之器也櫝匱也貯龜玉之匣也言汝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爲人輔相當主諫君失譬如爲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破檻而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匱之中此是誰過則豈非汝乎檻函者過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

過耶也櫃即匱也兕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憑云虎兕出於柙喻無檀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櫃中喻仁義廢於內也

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逸毀非典守者之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櫃中典守者之咎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固謂城郭甲兵堅利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顓臾宜伐費季氏采邑名也冉之意也言昕以伐顓臾者城郭甲兵堅利復与季氏

卯本函下有也函二字

卯本櫃作櫝

三本逆作失

卯本耶也也無
三本而叛間有外字

邑相近
之也、

三本並捨作舍注疏同

仰本及其作其、及

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
氏之邑也、兵、戈也、甲、鎧也、
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子孫、季氏之子孫也、舟有
利、又与費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及其今日、猶可撲滅、
若今日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爲後世子
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子聞舟有言、知其虛妄、
有之言也、季氏欲伐、竇是貪嶺吏欲伐取之、而假云嶺吏固而近費、恐爲
孫是貪嶺吏欲伐取之言也、又言、嶺吏既城郭堅、甲兵
子孫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
斯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

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辭、此是君子所疾者也、捨、猶
捨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除也、舟有
也、

仰本可作所

仰本耶作也

古本無貧字

盤伐、是捨曰欲之、而假称嶺吏
固近費、是是、而必爲之辭也、

孔安國曰、捨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佗辭、是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罵舟有
既竟、而更自
称名、爲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嶺吏也、將欲言之、故
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己、故曰聞也、有国、謂諸侯
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爲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
土地人民不能均平、而患寡少、何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爲政
故多土地人民爲耶、

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
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
不患貧而患不安、爲国家者、何患民貧之
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也、孔安國

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有姓足君孰与不足是也
蓋均無貧結前章也此結前不貧之章也均平則国家自富故無貧之也若為和無
寡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来至故土地民人不寡少也安無傾若能安民則君不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貧和无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為義曲均和故云安无傾也
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来之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国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来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也既来之則安之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思德也遠人不服而不能来也言汝二人為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来服遠人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言汝二人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来遠人而内又崩析不能守国也
孔安国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也
曰離析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内汝二人既不能来遠人安近而唯知与動干戈以自伐邦国内地何也
孔安国曰干楯也戈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再有云顓臾近費恐為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支理已竟故此改荅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顓臾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顓臾也而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三本並墻作牆注疏同

卯本爲之下有也字

卯本爲本酵作酬

卯本古本觀作覩

卯本謂屏下有也字

蕭墻之內也 此季孫於門樹屏 疑當作旡 憂者也蕭肅也墻屏也人君爲蕭墻也臣朝君之位在蕭墻內謂季孫之臣在蕭墻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墻者季氏皆僭爲之蔡謨云冉有季路並以王佐 疑當作資 姿必彼家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斯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冀欲致大平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酵來感弘舉治躰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爲以罪相者金文誤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在擅禽二者並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然守文者寡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軋而昧其玄致但粃其辭不救所以梓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窮寄豈以正之哉來旨也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墻謂屏君臣相見之礼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 諮蕭墻也 憂在蕭墻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礼樂征伐自天子出 礼樂先王所以飭喜鉞鉞先王所以錥怒則礼条征伐並由天子而出也 天下無道則礼樂征伐自諸侯出 微弱不得任元道天子而出也 自諸侯出若天下元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礼条征伐從諸侯出也 蓋十世希不失矣 希少也若礼条征伐從諸侯出非其所故僭濫之罔十世少有不失国者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也

孔安国曰希少也 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迁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礼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

卯本爲本並失下有之字

三本並季桓子之下有也字

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諺十世爲濫失国之君也、
其子平王、東迁雒邑、於是周室始微弱、不能制諸侯、
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公
爲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
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若礼条征伐、從大夫而專
濫、則五世世此大夫少有不
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
故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
孔安国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
虎所囚也○此證大夫專濫、五世而失家者、季文子
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爲臣所囚
也、五世者、文子一、武子二、
悼子三、平子四、桓子五也、
陪臣執国命三世希不失矣○陪、重也爲其臣之臣、故
云重也、其大夫家臣、僭

仰本失下有也字
仰本五也作五世

執邦国教令也、此至三世少失、既早、故不至五也、則
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二極數也、小
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国喪家、其数皆然、未
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国命、不云礼条征
伐出者、其未能僭礼条征伐也、繆播云、大夫五世陪
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雖傾、小者
易滅、近本罪軽、旅遠罪重、軽故禍遅、
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
三世而出奔斉也○證陪臣執政、三
世而失者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君有道、頌之声興、載路有取
大夫、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
大夫、由天下失道故也、
雍之義、則庶人民下、無所衒

寫本印本並五世下有也字

印本、公一公無

群萃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礼系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尔、知季氏必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閑君也、制爵祿、不復閑君己也、君于時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

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立、而微弱不敢自專、故爵祿不復閑己也、宣公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也、

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

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孫轉以弱也、謂爲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盛、至尔時並衰、故云微也、

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称孟氏、至哀公皆衰也、又後改仲孫、称孟氏、故孟孫氏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明与朋友益者、有三友、故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与朋友、損者、只疑亦有三友、故云、損者三友也、友直、一益也、所友、得直之人也、友諒、二益也、所

寫本印本並又後改仲孫云々五字作後仲孫氏改其氏七字

印本寫本並三友也無

印本明友下有也字
寫本為人下有避字

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友多聞益矣三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
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旣皆是有益之朋友損也謂与便辟之人為朋友者也友便辟此一損也謂与便辟
馬融曰便辟巧遊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謂語巧能為人
所惡者為便辟也

寫本印本並佞者也作巧也

友善柔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
馬融曰面柔者也
友便佞三損也謂与便佞為友也便佞謂弁而佞者也損矣上三旣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鄭玄曰便弁也謂佞而辯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旣謂以心中有所愛条之為益人者也損者三樂

印本樂樂樂作樂樂

又謂以心中所愛条有三旣為損人者也樂節礼樂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条二得於礼条之節也動靜得於礼樂之節也動靜条得礼条之節也
樂道人之善二益也心中所愛条二得道說揚人之善旣也心中所愛条二得多賢為朋友也益矣此上三条皆是為益之条也樂驕樂此明一損也心中所愛条為驕傲以自条也
樂佚遊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条恣於自遂念二而遨遊不用節度也
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樂宴樂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酣酌以為条也損也此上三条皆是為損之条也
孔安国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孔安国曰恃尊貴以自恣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躁下之無

印本君下之作子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過也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一過也言未及己而言語次第兼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之者也

鄭玄曰躁不安靜也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二過也言及己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之者也

孔安国曰隱匿不尽情實也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於顏色而只言人之是非今若不盲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而言者無異質故謂之瞽也

孔安国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

印本寫本猶下有者字

三本並以上下有也字

者猶瞽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君子自戒其身有三戒也

未定戒之在色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未定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欲則為自損故戒之也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礼三十而娶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剛性力雄猛無所与讓好為鬬爭故戒之也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始衰無復鬬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老人好貪故戒之也

孔安国曰得貪得也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衆春夏春夏為陽二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衆秋冬秋冬為陰二躰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三本並無下之不善二字

印本畏下有之字
印本無知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心服曰畏、君子所畏、有三戒也、畏天命一畏也、
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二畏也、大人、聖人也、見其含容、而曰大人也、
見其作教正物、而曰聖人也、今云畏大人、謂
君位爲君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
憲一物不察二、而君子畏之也、
大人即聖人与天地合其德者也、
畏聖人之言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
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也、
深遠不可易知則聖人之言也、理皆深遠、不
可改易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既小人、与君子反、並不畏
君子之所畏者也、小人見

三本並切切作切切

寫本印本私作加

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
故不畏之、而造爲惡逆也、小人見天命
天網恢二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
不切、二之急、謂之不足畏也、
狎大人見大人含容、故褻狎慢、而不敬也、
江熙云、少人、不懼德、故媟慢也、
直而不肆故狎之也、肆猶經戚毒也、大人、但用行
不邪、而不私戚毒也、
侮聖人之言謂經籍爲虛妄、故輕侮之也、
江熙云、以典籍爲妄作也、
不可小知故侮之也、經籍深妙、非小人所
知、故云不可小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此章勸学也、故先從聖人
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若生而自有知識者、
學而知之者次也、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学以滿
約、故次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謂中賢以下也、本不
好学、特以已有所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九下有也字
印本自作目

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学之、只此次前上賢人也、

孔安国曰困謂有所不通也

困而不学民斯爲下矣謂下愚不学、此是下愚之民、故云也、民斯爲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君子所至思之事、其條有九、

万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

聽思聡二也、若耳听万理、不得落漠、唯思聡了也、

視思明一也、若目瞻視

三也、若顔色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温和也、

色思温

李充云、静容謂之和、柔輮謂之温也、

貌思恭四也、若容

貞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悉也、

李充云、動容謂之貞、謙接謂之恭也、

言思忠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慮僞、唯思尽忠心也、

事思敬六也、於行万事、不得懈慢、唯思敬也、故曲礼云、無不敬也、

疑思問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断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也、

忿思難八也、彼之事来觸於我、二必忿怒於彼、当然、不得乗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忿有急難日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誰也、

見得思義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己應有所得、當思得取也、江熙云、義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有善者、當慕而斉之、恒恐己不能相及也、遠氏云、恒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

見不善如探湯若見彼不善者、則己急宜避之、不相染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於沸湯爲也、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子自云、此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

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悪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悪之速顔特進云、好善如所慕、悪二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之面、聞其語也、

印本是作其義
印本義下有然字
印本是作畏
印本速下有也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寫本無居字

印本寫本見下有其字

印本然作能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志違昏乱故願隱居
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遵言幽居以求其志
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顯道申
也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
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云隱居所以求志
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右人無立
之高難能之行徳聞其語未見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千駟四千匹馬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生時
無徳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称誉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
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馬兄弟讓国遂入隠于首陽
忠干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馬諫曰爲臣伐君豈得
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国大王武王左右欲殺之大公曰
山合方立義不可敗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
責周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
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云汝不食周粟何食
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
餓死也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馬融曰首陽
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致于今称之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
子之時相傳揄揚愈盛也其斯之謂
与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徳亦死即消雖餓而有
徳称義無息言有徳不可不重其此之謂也
王粛曰此所謂以徳爲称者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陳亢即子禽也伯
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
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伯魚而爲子也
馬融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斯聞當有異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印本之作也
印本已挙荅作挙已荅
印本挙下無之字

對曰未也伯魚對陳元云我未嘗有異聞也嘗有獨立時也言孔子嘗独立在堂而已趨庭過也孔子独立在堂、而鯉趨而過庭孔子独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曰学詩乎孔子見伯魚從庭過呼而問之曰汝嘗学詩不乎對曰未之伯魚述己挙荅孔子言未嘗学之訖也曰不学詩無以言也孔子聞伯魚未嘗学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荅對酢酢人若不学詩則無以与人言語也鯉退而学詩伯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己舍而学詩之也他日又独立孔鯉趨而過庭伯魚又従中庭過也曰学禮乎孔子又在堂独立伯魚従庭過也曰不学禮無以立孔子又語伯魚云礼是恭倹荘敬立身之本人有礼則安無礼則危若不学礼則無以自立也鯉退而学禮

寫本印本並是下有陳字
寫本印本怒作忿
印本寫本並夫人下有也字
印本云作則

鯉従孔子旨退而学礼也聞斯二者矣又荅陳元言已聞学詩学礼二事也陳元退而喜曰問一得三陳元得伯魚之子唯私聞学詩学礼二事也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即是君子不独親子故相疎遠是元於其子也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云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継之以怒怒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悪也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当時礼乱称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此夫人向夫自称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諡不敢自以比於成人也邦人称之曰君夫人邦人其国人也若其国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君自称云寡曰夫人故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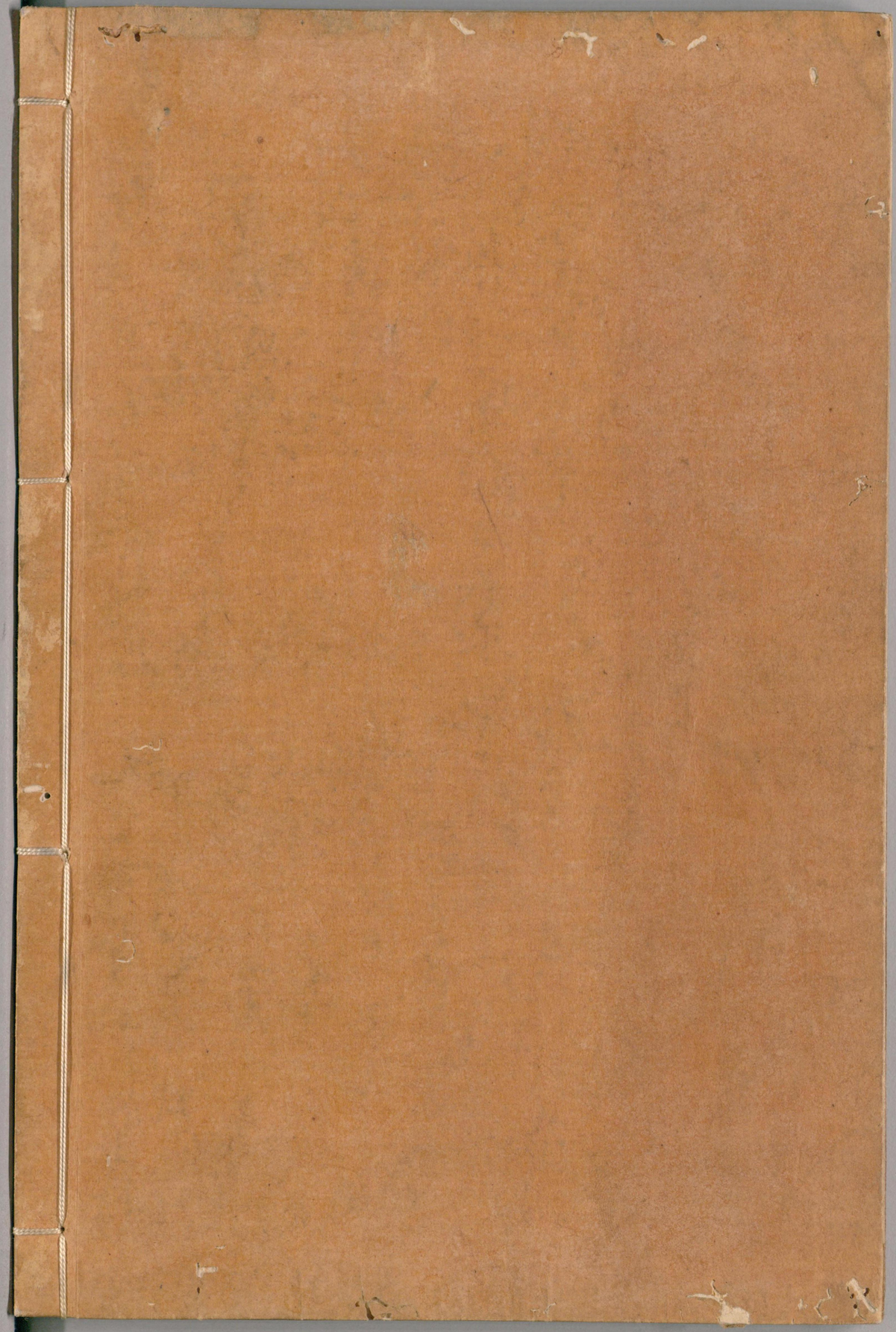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

別2
10

民人、称帯君言之也、称諸異邦曰寡小君、自我国臣民、向他邦小君也、君自称、曰寡人、故臣民称君、為寡君、称君妻、為寡小君之也、異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也、若異邦臣、来即称主国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孔安國曰小君、二夫人称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称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礼也、

論語義疏巻第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論語義疏10巻』　請求記号　本別2-10

ガラス使用